

I18—4C₂



小夏伯阳

〔苏联〕索·莫吉列夫斯卡雅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〔苏联〕 索·莫吉列夫斯卡雅

小夏伯阳

金 人 译



德·波罗夫斯基繪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С. Могилевская

ЧАПАЕНОК

Детгиз, 1955

小 夏 伯 阳

索·莫吉列夫斯卡雅著

金 人 译

德·波罗夫斯基绘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: 译0114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28 印张 3 9/14 插页 4 字数 65,000

(原中国青年版印17,000册)

1961年11月新2版 1962年9月第4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024·579

定价: (6) 0.32 元

內 容 提 要

夏伯阳 (1887—1919), 也譯做恰巴耶夫, 是苏联國內戰爭中的英雄, 紅軍的天才指揮員。這本小說寫他和一個孩子的故事。

米佳的爸爸是個赤衛隊員, 在和白匪作戰時犧牲了。米佳參加了夏伯阳的隊伍, 在軍用廚房里做飯。有一次, 他偷着參加了戰鬥, 作戰很勇敢, 回來以後, 夏伯阳允許他參加了騎兵隊。從此, 大家就叫他“小夏伯阳”了。

1919年6月他在參加解救烏拉爾斯克的戰鬥中受了傷, 夏伯阳來看他, 答應他好了以後去做自己的傳令兵。可是夏伯阳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, 米佳聽了這個消息, 非常傷心, 又病了很久。

不久, 夏伯阳的戰士攻下了古里耶夫城, 在向一切優秀戰士發獎時, 戰士們決定把最高的獎賞——夏伯阳的馬刀寄給米佳。

目 錄

1. 米佳.....	1
2. 一天晚上.....	2
3. “父親在哪兒？”.....	4
4. “夏伯陽同志在哪兒？”.....	5
5. 土坑里.....	6
6. 只剩下一个人啦.....	7
7. 穿斗篷的人.....	8
8. 真是夏伯陽嗎？.....	11
9. 米佳当了炊事員.....	12
10. 米佳和阿列克塞的認識.....	13
11. 米佳的訪問.....	16
12. 米佳的幻想.....	17
13. 但是夏伯陽在很远的地方呢.....	18
14. 馬車上的机关槍.....	19
15. 行專的阿維里加.....	21
16. 逃出來啦！.....	22
17. 夏伯陽來啦！.....	23

18. 司令部里的會議·····	25
19. 战斗的前夜·····	26
20. 馬——柴契克·····	29
21. 黎明·····	30
22. 战斗开始了·····	32
23. 散兵綫·····	33
24. 冲鋒前·····	35
25. 冲鋒·····	36
26. 柴契克之死·····	39
27. “跟着我向前冲!”·····	40
28. “走吧,夏伯陽同志找你!”·····	41
29. 在夏伯陽的司令部里·····	42
30. “小夏伯陽”·····	43
31. 夏伯陽之歌·····	45
32. 米佳辭別菲道西叔叔·····	47
33. 米佳得到了一匹战馬·····	49
34. 夜光表·····	51
35. 綠色的書·····	54
36. 米佳讀描寫罗宾漢的書·····	56
37. “別伤心,我給你帶另外的書來!”·····	59
38. 紅旗勳章·····	61
39. “火急”·····	62
40. 騎兵連長陶梅林·····	63
41. “說什麼也不能交出去!”·····	65
42. “不許進去!”·····	67

43. 研究地圖·····	67
44. 夏伯陽的手諭·····	69
45. 行軍·····	71
46. 哪兒來的焦臭味? ·····	72
47. 夏伯陽要說話啦·····	73
48. “列寧同志烏拉!” ·····	75
49. “小夏伯陽,你回去吧!” ·····	76
50. 夜間的休息·····	78
51. 情況·····	79
52. 用手榴彈投! ·····	80
53. 小夏伯陽在哪兒? ·····	82
54. 給列寧同志的电報·····	84
55. 在軍醫院里·····	85
56. “現在你是一個真正的戰士啦!” ·····	86
57. 悲痛的消息·····	88
58. 最後的戰役·····	89
59. 戰友的會面·····	91
60. 占領古里耶夫·····	93
61. 銀馬刀·····	93

譯者的話



1. 米 佳

米佳住在草原上一个叫做巴拉科夫的小城市里。这是伏尔加河边一个安静的小城市。全城一片绿荫，街道宽广安静，河岸上有很多装满了粮食的仓库。

冬天，冷风从草原上吹来，把许多很深的雪堆掩没了小房子的窗户，又呼呼叫着穿过巴拉科夫的街道，一直鑽到结了冰的伏尔加河上去。

夏天，米佳很喜欢到草原上去。草原就在城外。极目一望，一片醉马草像灰色的海一样翻滚着，散发着苦艾的辣味、薄荷的香味，蝴蝶儿从太阳出来一直叫到太阳落山。

米佳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了。她早已死掉。他和父亲两个人住在城

鎮盡边上的一所小破房子里。

國內戰爭爆發的時候，米佳還不到十一歲。在伏尔加河沿岸一帶的村鎮里，也和全國各地一樣，組織了赤衛軍的隊伍，這些隊伍都出發去保衛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，以免遭受敵人的進攻。

在巴拉科夫也組織了一隊赤衛軍。

米佳的父親——搬運工人菲約道爾——是一個最早參加這個隊伍的人。

2. 一天晚上

一天晚上，父親預備離家出發了。那時正是1918年的初春。

他穿上了一件棉上衣，緊緊地結着腰帶，腰里別上了一隻像瓶子一樣的手榴彈，又拿起槍來。

“你上哪兒去？”米佳驚异地問道。

父親走到米佳面前，用手撫摸着他的額頭髮說：

“現在白匪就要進城啦。我們全體隊伍想好好地歡迎歡迎他們。已經有人去通知夏伯陽同志，叫他趕快領着隊伍來援救我們。我們人太少。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叫白匪占領城鎮……”

米佳曾經聽到過關於夏伯陽的事。夏伯陽就是巴拉科夫本城的人，他從德國的戰場上回來以後，就在尼珂拉叶夫斯克〔注〕城內組織了一支隊伍，為了保護蘇維埃政權和白匪打仗。

“夏伯陽的隊伍很大嗎？”米佳問道。

“不小。有八個連。誰也抵抗不了夏伯陽的隊伍！是一支英勇的

〔注〕尼珂拉叶夫斯克現在已改為普加喬夫——原注。

隊伍！”

“夏伯陽同志本人呢？”

“關於他的事真是用不到說啦。他一聽說白匪猖狂橫行，就憤怒起來，用馬刀在空中揮舞着，喊叫道：‘這種仇我們是非報不可的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！’現在叫白匪小心點兒吧！夏伯陽是不會輕易饒恕他們的……”

米佳聽得入了迷。夏伯陽同志是這樣一個人物。要是能見到他一次就好啦！

父親戴上帽子，往門口走去。

“米佳，你睡覺吧。如果我不在家，你一個人害怕的話，就上卡皮端內奇爺爺那兒去睡吧。”

“我不害怕，”米佳說。“既然夏伯陽領着自己的隊伍來救咱們，我還怕什麼呀！”

“那麼好吧，”父親說。“我的小英雄！”

“等一等，”米佳又叫住父親。“他的馬是什麼樣子呢？”

“誰的馬呀？好孩子！”

“就是夏伯陽同志的馬呀……”

“是一匹好馬……是一匹上等的馬！”

“是什麼顏色呢？是棗紅色的嗎？”

“據說是棗紅色的……我沒有看見過！”

“既然大家說是棗紅色的，那麼當然是棗紅色的啦！”米佳高興地說。

像夏伯陽同志那樣勇敢的指揮員，是應該騎棗紅色的馬的。而且

，还應該是白鼻梁、瘦長身材的馬！……一匹真正的頓河千里馬。

米佳还想問問父親，夏伯陽同志本人是什麼樣子，但是來不及了。父親已經從屋子裡走出去。門砰然一聲关上，米佳再來不及問他什麼事情了……

夜間，孩子睡得很安靜。他做了幾個很快活的夢，夢見夏伯陽同志騎在棗紅色的馬上。

3. “父親在哪兒？”

米佳凍醒了。時間還很早，窗外已經可以看見春天的陰雨的黎明微光。不知道為什麼門開了。

米佳很擔心地仔細聽了一聽。顯然父親還沒有回來。屋子裡很安靜。

忽然在很近的地方，也許就是在隔壁院子裡，一個炮彈沉重地轟隆一聲響了。整個的房子都被這一聲響震得直顫抖。窗戶上的玻璃嘩啦嘩啦亂響，門又猛然一下子關上了。

米佳吓了一跳，急忙從床上跳起來，蹲到窗戶下面的地板上去。

街上有步槍的劈拍聲，一陣一陣傳來呼叫声、說話聲……米佳害怕起來了。

“上卡皮端內奇爺爺那兒去……”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小心地緊貼在牆上，向窗外張望。

在灰色的曙光里，有許多模糊的人影子，兩個一群、三個一伙地，一面走着一面放槍，跑了過去。他看見一個人的袖子上纏着紅箍。父親也戴着這種紅箍。他們往大道那方面跑去。

米佳的心直往下沉：“我們的隊伍撤退啦……”

但是又有兩個炮彈接連着爆炸了。米佳用雙手摀起臉來，趴在地板上……

當一切都安靜下來的时候，他又向窗外看了看，街上已經大明大亮，沒有人影了。對面的一座房子炸掉了半个屋頂，大道上，有一个袖子上纏着紅箍的人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里。

“父親在哪兒？”米佳驚駭地想着。“为什么他还不回家？”他急急忙忙地穿上父親的一双旧靴子，跑到街上去了。

4. “夏伯陽同志在哪兒？”

米佳在鄰居家的大門口，一下子就看見了卡皮端內奇爺爺。老头子正靠在木柵欄上，站在那里哭，眼淚順着他的皺巴巴的黑臉蛋子流下來，風吹拂着他的白色長鬍子。

“老爺爺！”米佳喊叫着，抓住老头子的袖子。“老爺爺，你哭什么？”

“白匪把城市占領啦……把咱們的人……把全隊的人都給砍死啦！……把我的兒子瓦紐希加也……”

“那么我的爸爸在哪兒呢？”米佳喊叫道。“夏伯陽同志在哪兒呢？”也不等着回答，他就向還傳過來不很响亮的、但是連接不斷的槍聲的那方面跑去。

現在他跑到街道的尽头了。再向前去就是許多果園和菜園。他繞過籬笆，看見面前是一片空曠的、黑色的和寒冷的草原……但不知道为什么槍聲已經好像是从城市的另一面傳來的，已經在另外一头了。

米佳的喉嚨里干渴極了。兩條腿也走酸了，陷在像酸面似的春泥

里。一陣一陣的風向臉上刮着。但是米佳一直还是往前跑。他滑倒了，但是并不停住，还是站起來跑啊，跑啊，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往哪兒跑。

5. 土 坑 里

忽然从一个很陡的土坑里傳來一陣輕微的馬嘶声，他常常和孩子們到这兒來玩。

土坑里有一匹馬！这匹馬怎么会跑到土坑里去的？

米佳立刻停住了脚步。不会有这样的事！是他听錯了！

但是又傳來一陣馬的声音。馬的叫声很低，但是叫得很頑强，仿佛是在求救。

米佳毫不迟疑地往旁边一轉，沿着一条狹窄的、剛能認出的小路往土坑里跑去。

看來，在这兒曾經發生过最劇烈的肉搏战。赤衛軍的隊伍被敵軍壓迫着退到土坑里來了。

有几个被哥薩克的馬刀砍死的和被馬蹄踩死的赤衛軍，躺在土坑里最近一次的春雪上。一匹馬站在一个陣亡的指揮員的旁边。它抬着头，好像是在保护着自己的牺牲了的主人，它用低低的呼声求救。

米佳一溜烟似地跑下去，立刻就看見了自己的父親。父親大大伸开兩只胳膊，躺在雪上，步槍还放在他的身旁。

米佳弯下腰去，拉了拉他的袖子，用顫抖的声音說：

“爸爸，好爸爸，起來呀……起來呀，好爸爸……”

但是父親一动也不动。他沒有起來，也沒有对着米佳笑笑，也沒有

去揪自己的長鬍子尖。他也沒有用那被烟熏黃的粗大手指頭去彈米佳的后腦勺子。他一动不动地、靜靜地躺着。他的太陽穴上黑黝黝地有一個很深的傷口，兩只睜得大大的和不能轉動的眼睛向天空望着……

6. 只剩下一個人啦

米佳跌跌撞撞地在街上流蕩着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，什麼也不理會。他不知道在土坑里待了多少時候。但是太陽已經高高地懸在空中，不久以前还被沉重的黑雲遮掩着的天空現在是干干淨淨了，變得更加廣闊，更加蔚藍了。

“喂，小米佳！米佳，等一會兒！”背後傳來一個快活的叫聲。鄰居家的格林加，他的好朋友，正在追趕他。

但是米佳並沒有停住腳步。他連腦袋都沒有回，仍然垂頭喪氣地用那種疲倦的腳步往前走。

“你等一等啊，米佳！”格林加追上了他。“你听啊，我有話要告訴你……你看見夏伯陽了嗎？……沒有看見嗎？哎呀！笨蛋！整個早晨你在哪兒亂撞啦？他領着隊伍來啦。這才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司令官呢！把白匪都給殺死啦！一會兒工夫就把城市奪回來啦。白匪在這兒連一個鐘頭都沒有守住……”

“我的父親被殺死啦……”米佳輕輕地開口說，用疲倦的、干澀的眼睛望着他的朋友。

格林加立刻把話頓住，一聲不響地站在街道中間了。

但是米佳仍舊向前走去。他想起了父親第一次背着步槍回到家里來的時候所講的話：“如果我被敵人殺死，好孩子，你就到革命軍事委員

会去。你去找楚尔金同志。不論有什么事情，他都不会丢开你的……”

城里又都是自己人，都是紅軍啦。那么應該赶快到革命軍事委員會去，找楚尔金同志。

“你往哪兒去，小伙子？”站在一所大房子的台階旁边的警衛兵攔住了米佳。这座房子的屋頂上面挂着紅旗，台階的頂上挂着紅布标語。标語上面是寫的白字：“一切政权归苏維埃！”这就是革命軍事委員會。

“放我進去，叔叔！”米佳一面央告着，一面想从警衛兵的手底下鑽進去。“我非得進去不可。”

“这兒沒有你可干的事……向后轉！”

警衛兵很嚴厉地抓住米佳的肩膀，把他推出門去。

“叔叔，我是找楚尔金同志的……”米佳掙扎着說。“我非得找到他不可……”

“楚尔金同志不在啦！”

“他上哪兒去啦，叔叔？”米佳用頹喪的声調說，他的心涼了。

“昨天……陣亡啦，”警衛兵輕輕地回答。“你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但是米佳什么話也沒有回答。他一声不响地从台階上走下來，坐在房子附近的一段木头上，用手搗着臉，哭起來了。現在他只剩下一个人啦，只剩一个人啦……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啦。

7. 穿斗篷的人

“你哭号什么？这还算个少年人哩！”米佳听見了一个嘲笑的声音，看見面前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，“拍拍哈”〔注〕帽子扣在后腦袋上，肩

〔注〕 夏伯陽所戴的那种皮帽子，就叫“拍拍哈”。

上很随便地披着一件長毛斗篷。腰里挂着一把挂着各种銀飾物的馬刀。肩上斜挂着武裝帶，還有一支手槍。淺藍色的、几乎近于綠色的透明眼睛注視着他。

米佳急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和鼻子，扭過身子去了。他不願意和別人說話。但是那個穿斗篷的人却等候着他回答。米佳勉強強地說：

“今天我的父親犧牲啦！……”

“是誰殺死的？”穿斗篷的人很快地問道。

“還用說，是白匪。他是紅軍啊。”

“母親在哪兒呢？”

“我的母親早就死啦……現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啦……”

眼淚無論如何也忍不住了，又順着腮幫子流下來。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……你不要哭。現在咱們來想个办法。把你送到薩拉托夫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上薩拉托夫？”米佳驚訝地問道。“為什麼上薩拉托夫？”

“因為那兒有兒童保育院……可以收容孤兒。他們可以收留你。”

“不去！”米佳斷然地說。“我不上薩拉托夫去。”

“你不去？”穿斗篷的人听了他的回答很吃驚，而且楞住了。“你想上哪兒去呢？”

米佳略微想了想，忽然很有決心地說：

“我想去參加夏伯陽同志的隊伍……既然我的父親被敵人打死啦，那麼我就要替他去和白匪打仗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好家伙！”

穿斗篷的人現在更加注意地望着米佳，不過現在望的神氣似乎不

洞了。

“那不太小嗎？”

“沒关系，我可以干得好，叔叔！你別看我的身材并不高，可是我很伶俐。”

“嗯，好吧，”穿斗篷的人略微想了想以後說，“好吧，就依你吧！咱們一同來為蘇維埃國家而戰鬥吧！伊薩叶夫！”他向一個站在不遠地方、正在含笑傾聽他們談話的矮小的黑臉小伙子喊了一聲。“你把这个小孩子領到後勤部隊里去。給他換換衣服，吃點東西……把他留在咱們隊伍里吧。你就說這是夏伯陽的命令！”

8. 真是夏伯陽嗎？

“这个，難道您就是嗎？……”米佳驚慌失措地問道，用兩只睜得很大的眼睛盯住了夏伯陽。

“怎麼呢？”夏伯陽微笑着說。

“不像啊，”米佳激動地說。

夏伯陽越發笑得高興了。

“為什麼我不像？”

“我以為夏伯陽的鬍子是黑的……馬是栗紅色的……他的身材還要高一點兒……”

“要知道我的馬的確是栗紅色的呀。至於鬍子，你看，還沒有變黑哩……這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！你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叫米佳！”

“叫米佳？這太好啦！好，米佳，回頭見，咱們不久就會再見面的。”